



春秋左氏傳

再刻

五六

卷六

服部文庫
117
205
3



117
205
3

春秋左傳卷五

五年



僖公

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兪母成風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齊帥諸侯之師救邢次于聶北者案兵觀

邢遷于夷儀

邢遷如歸故以自齊師宋師曹師城

邢

傳例曰救患分災禮也一事而再

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傳在閔二年不言齊人殺諱之書地者明

楚人伐鄭

荆始攻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

曹伯邾人于榿

榿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榿城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還不以盟告

左傳

卷五

不支而自賣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邾地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

師敗莒師于鄆鄆魯地獲莒挈弟者非卿非卿則不應書

嘉季友之功故特書其所獲大夫嘉季友之功故特書其所獲大夫十有二月丁巳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僖公請而葬之故告於廟而

其尸歸絕之於魯僖公請其喪而還不稱姜闕文

僖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國亂身出復入故即位之禮有關

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掩惡揚善義存君親故通

有諱例皆當時臣子率意而隱故無深淺常諸侯

救邢實大夫而曰諸侯邢人潰出奔師奔北之師也邢潰不書

不告也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皆

具還之無所私取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

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侯伯州長秋楚人伐鄭鄭

即齊故也盟于犂謀救鄭也犂即榿也九月公敗

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地邾人既

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冬莒人

來求賂求還慶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非

卿也嘉獲之也莒既不能為魯討慶父受魯之賂

獲而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

入濟縣西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

也為已甚矣女子從入者也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

家所宜討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衛邑，不言夏五月

辛巳葬我小君哀姜無傳反哭成喪故稱小君例在十五年虞師晉

師滅下陽下陽，魏邑，在河東大陽縣，晉於此始赴見經滅例在襄十三年秋九月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

相似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冬十月不雨傳在三年楚人侵鄭

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君死國滅故傳言封不書

所會後也諸侯既罷而魯後至諱不及期故以獨城為文晉荀息請以屈

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荀叔也，屈地生

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各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公曰是吾寶也

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

奇，虞忠臣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不能強諫懦弱

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親而狎之必輕其言乃使

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

前是冀伐虞至鄭鄭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軫坂冀之既病則亦唯君

故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彊以說其心冀國各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今虢

為不道保於逆旅逆旅客舍也號稱遣人分以侵

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號問號伐已虞

公許之且請先伐號喜於厚賂宮之奇諫不聽遂

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號滅下陽猶晉

主兵不信虞先書虞賂故也虞非倡兵之首而秋盟于

貫服江黃也江黃楚與國也始來齊寺人貂始漏

師于多魚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多魚地各闕齊桓

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號公敗戎

于桑田桑田號地在弘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

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鑿所以而益其疾

也驕則生疾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為

下五年晉冬楚人伐鄭鬪章囚鄭聃伯經書伐本以

滅號張本楚伐鄭鄭伯欲成張本

經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一時不雨則

日不日旱徐人取舒無傳徐國在下邳僂縣東南

不為必六月雨示旱不秋齊侯宋公江人

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在東冬公子友如齊涖

盟涖臨楚人伐鄭

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

不日旱不為災也周六月夏四月於播種五稼無損秋會于陽穀

謀伐楚也二年楚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

子友如齊涖盟公時不命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

盟謙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

孔叔鄭大夫勤恤鄭難棄德不祥祥善齊侯與蔡姬乘舟于

閭蕩公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公懼變色禁之不

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為明年齊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民逃其上日潰遂伐楚次于

陘遂兩事之辭楚強齊欲殺之以德故不速夏許

男新臣卒未同盟而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觀齊

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為文齊桓退

舍以禮楚故盟召陵齊人執陳轅濤塗轅濤塗秋及

江人黃人伐陳受齊命討陳之罪而以與謀為文

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

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

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

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

取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

命我先君大公召康公周太保召公奭也曰五侯九伯女實征

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賜我

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

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爾貢包茅不

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茅菁

乏以酒為縮酒尚書包執菁茅之為異未審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

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對曰貢

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

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如陘之師師退次于召陵完

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乘共齊侯

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

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已乃尋先君之好謙而對曰

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

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

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

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

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

甚病申侯鄭大夫當有共給之費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

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郊莒徐夷也觀兵示威申侯曰善濤塗以

告齊侯許之許出東方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

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

罪屨其可也屨屨齊侯說與之虎牢還以鄭邑賜之執轅

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以濤塗為誤軍道許穆公卒于師

葬之以侯禮也男而以侯禮加一等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

等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侯伯中等子男為下等死王事加二等謂以死勤

於是有一以袞斂袞衣公服也謂加二等冬叔孫戴伯帥師

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陳服罪故歸其大夫戴諡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

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筮

滋滋而後有數龜象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輪

錄上兆辭渝變也擗除也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

臭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

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

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太子母言求食太子祭

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

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公祭之地地墳與

天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

奔新城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

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

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

必不樂不樂為由吾也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

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

姬遂諧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子

時在朝為明年晉殺申生傳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晉侯惡用杞伯

姬來朝其子無傳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

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夏公孫茲如牟叔孫戴伯

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為逆

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惠王太子鄭也

之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間無

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

鄭伯逃歸不盟逃其師而歸也楚人滅弦弦子奔

黃茲國在弋陽軹縣東南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無冬晉人

執虞公虞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例托成十五年所以

罪虞且言易也晉侯脩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玉故不以滅同姓為譏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

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親告朔也觀臺

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朔日冬至歷數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敘事訓民魯君不能常脩此禮故善公之得禮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分春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開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

為備故也素察妖祥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

來告釋經必須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

屈不慎寘薪焉不謹夷吾訴之公使讓之謹讓士

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讎猶

無戎而城讎必保焉保而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

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

左傳卷五

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詩大雅懷德以安則宗子之固若城君其

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言城不如三年將尋師

焉焉用慎尋用也退而賦曰狐裘尫茸一國三公吾

誰適從士為自作詩也危葺亂貌公與二公子為

之則為固雖不忠無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

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

披斬其袪遂出奔翟袪袂也夏公孫茲如牟娶焉因

而娶故傳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惠主

實其事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陳轅宣仲怨鄭

申侯之反己於召陵宣仲轅濤塗故勸之城其賜邑齊桓

所賜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

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樓櫓之備美遂譖諸鄭伯曰美

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為七年鄭殺申侯傳秋

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

以晉可以少安周公幸孔也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晉楚不服

於齊故以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

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

孔叔鄭大夫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

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楚鬪穀於菟滅弦弦子

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姻外親也道國

在汝南安陽縣南柏國各汝南西平縣有柏亭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

設備故亡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

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

也翫習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諺所謂輔

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類輔車牙車公曰

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

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

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穆生昭昭生穆虢仲虢叔王

季之穆也王季者大伯虞仲之母弟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君

字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將虢

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

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

昆余獻公患其備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親以寵偏猶尚害之況以

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

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

惟德是輔周書逸書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馨香之遠聞

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

而異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

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

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也行去曰虞不臘矣

臘歲終祭衆神之各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不更舉兵八月甲午

晉侯圍上陽上陽魏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南問於卜偃曰吾其濟

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

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

旂戎車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

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焯焯無光

耀也言丙子平日且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謠言也童亂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

戲之言似若有馮者其言或中或不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為鑒戒以為將來之驗有

益於世教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

月也交晦朔交會丙子且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

至且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

虢虢公醜奔京師不書不告也周十師還館于虞

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

秦穆姬晉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

命虞所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

伯伐鄭圍新城新城鄭新密今榮陽密縣秋楚人圍許楚子不親圍以

圍者諸侯遂救許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敘冬公至自伐鄭

無傳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

賈華晉大夫非不欲校力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

走罪也嫌與重耳同謀而相隨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

之梁以梁為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夏諸侯伐鄭以

其逃首止之盟故也首止盟在五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

城也實新密而經言新密者鄭以非時與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秋楚子圍

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

見楚子於武城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將許君歸楚武城楚

地在南陽宛縣北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縛手於後

唯見其面以璧為贅手縛故楚子問諸逢伯逢伯

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微子啓紂庶兄宋之祖也武

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被除凶之禮焚其櫬禮而

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無傳邾來始得王命而

來朝也邾之別鄭殺其大夫申侯申侯鄭卿專利而不厭故稱各

以殺罪之也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

世子華盟于甯母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曹伯班卒無傳

五年同盟公子友如齊無傳罷盟而聘謝不敏也冬葬曹昭公

無傳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

心則不競何憚於病競強也憚難也既不能彊又不能弱

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

由來矣姑少待我欲以申對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

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濤塗譖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為出有寵於楚文王文

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

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從我取從我求我後之人

將求多於女謂嗣君也求多以禮義大望責之女必不免我死女

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政挾法峻既葬出奔鄭

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

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

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離也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讐從之

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是其讐隙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以大義為辭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子華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列姦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君盟誓矣誓廢也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復盛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因也鄭有叔詹堵叔

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

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以齊侯不聽子華故閏月惠王

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襄王惠王太子鄭也大叔帶襄王弟惠后之子也有

寵於惠后惠后欲去之未及而卒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為八年盟

年盟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

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鄭王室有難故洮曹地

伯乞盟新服未與會故不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

大廟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

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冬十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

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

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

王定位而後發喪王人會洮還而後王位定晉里克帥師梁由

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屈縣西南有

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不恥走里克

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恐怨深而虢射曰期年狄

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明期年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

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寢同

同，盥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為殯廟，赴同祔始，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得致也。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有大叔帶之難。宋公疾，太

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茲父，襄公也。目夷，茲

父庶兄。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

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立庶不順禮。遂走而退。

經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四同。夏公會

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傳例曰：在喪，公侯曰子，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無傳，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

禮書不復殤也。婦人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夏會葵丘，次伯姬卒，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甲子，晉侯僝諸卒。

未同盟而赴，以各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冬，晉里克殺其

君之子奚齊。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奚齊受命繼位，無罪，故里克稱名。

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

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在喪未葬也。小童者，

繼父之辭，公侯位尊，上連王者，下絕伯子男周，東

王在喪，稱予一人，釗禮稱亦不言小童，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此謂王自稱之辭，非諸下所得。夏會

書，故經無其事，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相接。夏會

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胙祭

肉尊之比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

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

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七日

也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言天鑒祭不遠威嚴常

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小白齊侯各余身也恐隕越

于下隕越頭墜也據天王居以遺天子羞敢不下

拜下拜登受拜堂下受胙於堂上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

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義取脩好故

宰孔先歸既會先遇晉侯曰可無會也晉侯欲來

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在莊三南伐

楚在四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

必不能復西略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在存也微

晉將有亂晉侯乃還不復會齊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

納文公故以二公子之徒作亂不鄭晉大夫三公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言其幼賤與諸子懸絕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欲屈辱荀息稽

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

在存

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

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及里克將殺奚齊先

告荀息曰二怨將作三公子之怨秦晉輔之子將何如

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

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荀叔荀息也復言言可復

也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

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冬十月

里克殺奚齊于次次次也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

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

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

可為也詩大雅言此言之荀息有焉有此詩人齊

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高梁

在平陽縣西南令不及魯故不書前已發不書例今復重

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卻芮卻克之祖曰人

實有國我何愛焉言國非已之有何入而能民土

於何有從之能得民不患無土齊隰剋帥師會秦師納晉

惠公隱公齊大夫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

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言夷吾無黨無黨則無讎易出易入以微

勸夷吾弱不好弄弄戲也能鬪不過有節制長亦不改

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公孫枝秦大夫子桑

也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文王之謂也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言文王闇行自然合天之法又曰不

僭不賊鮮不為則僭過差也賊傷害也皆忌克無能不然則可為人法則無

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既僭而賊難

哉言能自定難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其

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已故曰是吾利宋襄公即位以

公子目夷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

氏世為左師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狄滅溫溫子奔衛益

國之狄滅而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焉

在昔年而以今春書者從也獻公既葬卓已免喪故稱君也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夏齊侯許男伐北戎無傳北戎晉殺其大夫里

克奚齊者先君所命卓子又以在國嗣位罪未為

以罪秋七月冬大雨雪無傳平地尺為大雪

左傳卷五

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

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蘇子

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溫故曰夏四月周公忌父王

子黨會齊隰卯立晉侯周公忌父周卿士晉侯殺

里克以說自解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

不及此雖然子弑一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

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

乎言欲加已罪臣聞命矣伏劔而死於是平鄭聘

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平鄭里克黨以在秦晉侯

改葬共大子其大子秋狐突適下國下國曲沃新城遇大

子大子使登僕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而告之

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請罰將以晉界秦秦

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

祀無乃殄乎歆饗也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

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

見我焉新城曲沃也許之遂不見狐突許其言申

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敝弊

晉地獨敝惠公故言罰有罪明不復以晉界秦夷

吾忌克多怨終於失國雖改葬加諡申生猶念傳

言鬼神所馮 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

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三子晉大夫不與秦賂問

聘問之幣 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蔑無也 冬秦伯

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冷至秦大夫 卻芮曰幣重而言

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祁舉晉大夫 及七輿大夫伯

七命副車七乘 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驪欲繫虎特宮

山祁皆里平之黨也七子七輿大夫 平豹奔秦平豹平之子

於秦伯曰晉侯皆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

必出大主秦也 公曰失衆焉能殺謂殺里平之黨 違禍誰

能出君謂豹避禍也為明

經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以私怨謀亂

書春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無傳婦人送迎不出

門見兄弟不諭闕與 秋八月大雩無傳過時故書 冬楚人

伐黃

傳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釋經書 天

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天王周襄王召武公周卿士內史過

周大夫諸侯即位天 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

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

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

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為惠公不終張本夏揚拒泉

阜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揚拒泉阜皆戎邑及

諸雜戎居伊水維水之王子帶召之也王子帶甘昭公也召

我欲因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為二以篡位十四

年天王出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黃人恃居鄭傳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

卒無傳遣世子與僖公同盟甯母及洮

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郭懼狄難也楚丘都郭也為明年春秋侵衛傳

職曰自郟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郟楚都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前年召戎伐周秋王子帶奔齊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平和不

也前年晉救周伐戎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

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國子高子天子

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莊二十二年高侯始見

經僖二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曰懿仲

高侯之子曰莊子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

左傳卷五 二十三年

節時陪臣敢辭諸侯之臣王曰舅氏伯舅之使余

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

功勲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管仲

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不敢以職自禮君子曰管氏

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

勞矣詩大雅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君子為神所勞來故世祀也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

亦舉其無驗

經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傳在前夏四月葬陳宣公

無傳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秋九月大雩無傳冬公子友如

齊無傳

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

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之事畢不與王言不言于歸復命曰

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夏會

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

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戍守也致諸侯戍卒于周冬晉荐饑麥禾皆不

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

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

馬無眾必敗不義故謂百里與諸乎百里秦大夫對曰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

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為父報怨秦伯曰其君是惡

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秦

國都絳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河汾

經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辟淮夏六

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季姬魯女鄆夫人也鄆子

本無朝志為季姬所召而來故言秋八月辛卯沙

鹿崩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狄侵

鄭無傳冬蔡侯胙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

有闕也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惠不終也

今此總曰諸侯君臣之辭不言城杞杞未遷也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

鄆子之不朝也來寧不書而後年書歸鄆更嫁之文也明公絕鄆昏既來朝而還

夏遇于防而使來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

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冬秦饑

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慶鄭晉大夫

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

國號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以喻所許秦城毛

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為怨深雖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慶鄭曰棄信背鄰患

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曰無

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言與秦粟不足解秦強慶

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

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例在文

十五年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牡丘地名遂次于匡匡衛地名

長垣縣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敖慶父之

子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八月螽

為災九月公至自會無傳季姬歸于郕此書春以明中

絕已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論伯字震者雷電擊之

大夫既卒書字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

東南有婁亭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

侯例得大夫曰獲晉侯背施無親懷諫違卜故取絕下從眾臣之例而不言以歸不書敗績晉師

崩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

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葵丘盟在九年孟穆伯帥師

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夏五月日

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秋伐厲以救徐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姝秦穆夫

人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武獻

日驪姬之亂誚無畜羣公子晉侯悉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

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中大夫國內執政里平等既而

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

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

解梁城今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弘農華陰縣西南晉饑秦輸之粟在十年秦

饑晉閉之糴在十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徒父

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涉河侯車敗

詰之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對曰乃大吉

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吳下曰曰千乘

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於周易利

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上筮書雜辭以狐蠱為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

象未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吳為風秦象艮為山

晉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周九月

之七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今歲已實落材亡

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車晉侯謂慶鄭曰寇深

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

慶鄭吉弗使惡其不孫不以為車步揚御戎家僕

徒為右步揚卻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慶鄭曰

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

教誨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

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人意亂氣投憤陰

血周作張脉僨興外疆中乾乾於外則血脉必周

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

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晉

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

因其資謂奔梁入用其寵為秦饑食其粟三施而

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

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狃快也言辟遂使請戰曰

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

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

而未定列猶吾憂也列位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

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得囚為幸言必敢壬戌戰于韓原九月

十三晉戎馬還漳而止漳泥也還便旋也小公號

慶鄭慶鄭曰復諫違下復戾也固敗是求又何逃焉

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

輅迎也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

止獲也經書十一月壬戌十四日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亂頭髮下

垂也拔草舍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

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狐突

還漳滑也

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申生言帝許罰晉大有罪今將晉君而西以厭息此語踐厥也

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

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

子營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營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營

弘姊妹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

自罪故登臺而荐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

得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免衰經遭喪之服令行

將以取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

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

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亦所以抗絕

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

喪歸焉用之若將晉侯入則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何

且晉人感憂以重我謂反首拔舍天地以要我不圖

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食消也重怒難

在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也任當公子繫曰不如殺之

無聚慝焉公子繫秦大夫恐夷吾歸復相聚為惡子桑曰歸之而質

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

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史佚周武王時大史各佚無怙亂

恃人亂為已利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

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卻乞晉大夫也瑕呂飴甥即呂甥也

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晉侯聞秦將許之平故告呂甥召使迎已子金教之言曰

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恐國人不敢從故且告之曰孤

雖歸辱社稷矣其上貳圉也貳代也圉惠公太子懷公眾皆哭

哀君不還國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眾呂

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

何眾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

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

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說晉於是乎作州

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初晉獻公筮嫁伯

姬於秦遇歸妹三三兌下震上歸妹之睽三三兌下離上

六變而史蘇占之曰不吉史蘇晉卜筮之史其繇曰士刳

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也益血也貺賜

也刳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六無應所求不獲

故下刳無血上承無實不吉之象也離為中女震

為長男故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將嫁女於西而遇

責讓之言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嫁之卦睽

不可報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睽離之象故曰無

相相震之離亦離之震二卦變而為雷為火為嬴

助也震之離亦離之震氣相通為雷為火為嬴

敗姬嬴秦姓姬晉姓震為雷離為火火動熾而害

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故曰為嬴敗姬

猶邑也震為車離為火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

脫輓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

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歸妹睽孤寇張之孤

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歸妹睽孤寇張之孤

此睽上九爻辭也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

從姑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離為震妹於火六

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子圍婦懷嬴明年其

死於高粱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

南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

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

其占若盡附會以爻象則構虛而及惠公在秦曰

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變吉凶，故先君敗德，非筮數所生。雖復不從，史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傅沓背憎，蘇不能益禍。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傅沓背憎，職競由人。詩小雅言民之有邪惡，非天所降，傅沓諫惠公有以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冬宋人伐曹妖祥，以不妄神道助教，唯此為深。

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

采於陰，故曰陰飴甥。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各武鄉。秦伯曰：晉國和

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為秦所

殺，不憚征繕以立國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

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

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

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

豈歸君？毒謂三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

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
 者畏刑此一役也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秦可以霸
 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
 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牢蛾析謂
 慶鄭曰盍行乎蛾析晉大夫也對曰陷君於敗謂呼不往
 秦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
 焉秦伯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丁丑月二十九
 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
 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

庸可冀乎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箕子殷王帝乙之子紂之庶兄姑樹德
 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征賦也

春秋左傳卷五

春秋左傳卷六 僖公盡二 十六年

春秋左傳卷六 僖公盡二 十六年

經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也

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莊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隊於四遠若山若水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 是月六鷁退飛

過宋都 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

書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無傳稱字者貴之公與小斂故書日 夏四

月丙申鄆季姬卒 無傳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無傳 冬

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

侯曹伯于淮 臨淮郡左右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但言星則嫌星使石隕故傳言

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六鷁遇迅風而退飛風高不為物害故不記風

周內史叔與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

吉凶焉在

祥吉凶之先見者襄公以為石隕對曰

今茲魯多大喪

此今茲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

不終

魯喪齊亂宋襄公不終別退而告人曰君失

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言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為非人所

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與自以對非其實恐為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吉

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人君問吉凶

不敢逆之故假他占以對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十五年齊伐厲以救

徐秋狄侵晉取狐酥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

狐酥受鐸昆都晉三邑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汾水出大原南入河王以戎難告

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十一年戎伐京師冬十一月

月乙卯鄭殺子華終管仲之言十二月會于淮謀

鄭且東略也鄭為淮夷所病故城鄭役人病有夜登丘而

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役人遇厲氣不堪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莒氏夏滅項項國今汝陰項

縣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魯國

九月公至自會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冬十有二月

乙亥齊侯小白卒與僖公八同盟赴以各

傳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英氏楚與國婁林役在十五年夏晉太子圍為質於秦秦歸河東

而妻之秦征河東置官司在十五年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

梁嬴卒過期過十月不產懷子日孕卜招父與其子卜之招

父梁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

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圉養馬者不聘日妾及子圍西

質妾為宦女焉宦事秦為妾師滅項師魯淮之會公有

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淮會在前年冬諸侯齊人

以為討而止公內諱執皆言止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

卞聲姜僖公夫人齊女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

事焉且諱之也恥見執故託會以告廟齊侯之夫人三王姬

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

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少衛姬生惠公

鄭姬生孝公公子葛嬴生昭公公子密姬生懿

公公子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

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

雅與通

人貂以薦羞於公

雍巫雍人名 巫即易來

亦有寵公許之立

武孟

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武孟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

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

乙亥月 八日

易牙入與寺人貂

因內寵以殺羣吏

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

而立公子無虧孝

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六十七日乃殯

經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納孝公

復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

齊師敗績

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大崩

日敗績 靡齊地

狄救齊

無傳救四公子之徒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十一月而葬亂故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稱人者史 八月無丁亥日誤 異辭傳無義 例

傳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

虧

以說 鄭伯始朝于楚

中國無 霸故

楚子賜之金既而

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

楚金 利故

故以鑄三鐘

古者 以銅

為兵傳言楚 無霸者遠略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

與宋人戰

無虧已死故 日四公子

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靡立

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孝公立而後得葬

冬邢人狄

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弟及朝衆曰

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文公名。衆不可，不聽衛侯讓。而後

師于訾婁。陳師訾婁，訾婁，衛邑。狄師還，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言邢所以終為衛。

所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命曰新

里，秦取之。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稱人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傳，例不夏六月，宋公曹

人邾人盟于曹南。無傳，曹雖與盟而猶不脫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

而曰曹南，所以鄆子會盟于邾。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鄆乃會之

及秋而見圍。邾子會盟于邾。稱人以執宋以

於邾，故不巳。西邾人執鄆子用之。稱人以執宋以

言如會。

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為罰，已虐故直書

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社，社不及也。不書宋使

邾而以邾自用為交，南面之君。秋，宋人圍曹，衛人

伐邢。邢在圍曹前，經書在後，從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

于齊。地於齊，齊亦與盟。梁亡。以自亡為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為此冬梁亡。

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

之社，欲以屬東夷。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

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司

子魚，公子目夷也。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小事不用大牲，而況

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

嚮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三亡國魯衛邢義士猶

曰薄德謂欲因亂取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宋公

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其月二又用諸

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其

亡國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於是

衛太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甯莊子曰昔周

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也天其

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兩宋人圍曹討

不服也曹南盟不修地主之禮故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

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崇崇侯虎退脩教而復伐

之因壘而降復往攻之備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及遠寡妻嫡妻謂大妣也刑法也

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

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

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各初梁伯好土

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

公宮溝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經二十年春新作南門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

門同改各高門也言新以易舊夏郕子來朝無傳郕無傳

五月乙巳西宮災無傳西宮公別宮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鄭人

入滑入例在襄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失土功之時凡啓塞

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壤時而治之

今僖公修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傳嫌啓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

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

也於是衛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

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

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入乎哉

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召南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已以

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是亦量宜相時而動之義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

仲聞之曰以欲從入則可屈已之欲從衆之善以人從欲鮮

濟為明年鹿盟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無傳為邢故宋人齊人楚人

盟于鹿上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夏大旱雩不獲雨

故書旱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

曹伯會于孟孟宋地楚始與中執宋公以伐宋言不

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諸侯所疾故總見眾國其執之文冬公伐邾無傳為邾

滅須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無傳獻宋捷也不言宋

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

盟于薄釋宋公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為薄

故書公會諸侯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

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

幸而後敗謂軍敗夏大旱公欲焚巫尫巫尫女巫巫也

者或以為尫非巫也瘡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

臧文仲曰非早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

穡儉也勸分有無相濟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

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

害不傷民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

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

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為

十二年任宿須句顯史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

戰泓傳任司主也大皞伏義四國伏義之後故主其祀

之祀任今任城縣也顯史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

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以服事諸夏與諸夏同

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

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明祀大皞

保安蠻夷猶夏周禍也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

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紓解也為明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雖別國而

為魯私屬若顯史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滅夏

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

于升陘升陘魯地邾人縣公胄于魚門故冬十有

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水

傳伐鄭楚救之故戰也楚告命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得恤

禮之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

此矣怒鄭至楚故伐初平王之東遷也周幽王為

平王嗣立故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辛

東遷洛邑

周大夫伊水也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被髮而祭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晉大子圍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必其年信

曰與子歸乎嬴氏秦所妻也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

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

婢子婦人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之卑稱也

亦不敢言遂逃歸傳終史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

叔富辰周大夫大叔王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子帶十二年奔齊

詩小雅言王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也鄰猶近也孔甚也云旋也吾兄弟

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

歸於京師王召之也傳終仲孫湫之言也為二邾

人以須句故出師公果邾不設備而禦之也卑小邾

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

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又曰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顯明也思猶辭也命不易哉周頌言

敬戒天明臨下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

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蠹有毒而況國

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

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門邾城門楚人伐宋以救

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

興之弗可赦也已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君與天所棄必不可不如赦

楚勿與戰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

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泓水司馬曰彼

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

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

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國人皆

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一毛一毛頭白有二色古之

爲軍也不以阻隘也不以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

宋商紂之後不鼓不成列詐勝以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

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勅強也言楚在險隘不

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且今

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

毛今之勅者謂與吾兢者胡者元老之稱明耻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

以耻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若愛重傷則如

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殺敵三軍人則本可不須關

左傳

以利用也與為利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佐士利而用

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儼巖未丙子晨

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還過鄭

芊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楚子使師緡示之俘馘師緡楚

俘所得囚馘所截耳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

弟不踰閭閭門戎事不邇女器邇近也器物也言

物丁丑楚子入饗于鄭為鄭所饗九獻用上公之禮九

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品數百也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

器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一姬文

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不以為壽終為禮卒於無別無別

不可謂禮將何以沒是以諸侯知其不遂霸也言楚

子所以師敗城濮終為商臣所執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高平昌

樂城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三同秋楚人伐陳冬

十有一月杞子卒傳例曰不書各未同盟也杞入

至此用夷禮貶稱子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

齊也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夏五

獨不會復召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

月宋襄公卒傷於弘故也終于魚之言秋楚成得

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子玉也遂取焦夷城

頓而還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子

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叔伯楚大夫蓬

呂臣也以為子玉不任令尹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

貴仕貴仕貴位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必矜功為亂不可不賞九月

晉惠公卒經在明年從赴懷公命無從亡人懷公子子圉期

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

召偃子犯也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未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

幾連有

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

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今臣之子名

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

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

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

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已則不明而

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

後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為張本十一月杞成公卒

書曰子杞夷也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

左傳

故傳言書曰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

赴以名禮也隱七年已見今重發不書名者疑降爵故也此凡又為國史承告而書例

赴以名則亦書之謂未同盟不然則否謂同盟而辟不

敏也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內外之宜不同故傳

重詳其義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在

五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

生祿享受也保猶恃也於是乎得人以祿致衆有人而校罪莫

大焉校報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衰趙

顛頡魏武子武子魏犢司空季子胥臣白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

五人賢而有五大功狄人伐齊咎如齊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魏姓獲其二

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

以叔隗妻趙衰生盾盾趙宣子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

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

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狄十二

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

五鹿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五鹿名乞食於野人

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

之祥故以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

為天賜

二十乘四馬為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

謀於桑下齊桓既卒知孝齊姜在其上以告姜氏

姜氏殺之姜氏重耳妻恐孝公怒而謂公子曰子

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

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

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無去志及曹曹其公聞其

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僖負羈之

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

以為傳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

與作
其非

欲觀
浴句

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

曹異於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意外之交故用盤公

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贈送

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

人弗及也啓開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

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息晉公子姬出

也而至于今一也未戎狐姬之離外之患出奔而

天不靖晉國始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

從之二也國語狐偃趙衰賈晉鄭同儕儕等其過

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
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
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
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
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
君三舍若不獲命楚三退不得命也其左執鞭弭右屬橐
韃以與君周旋弭弓未無緣者橐以受箭韃以受弓屬著也周旋相追逐也子
玉請殺之畏其志大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志廣而體儉文
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肅敬也忠而能力晉侯無觀

外內惡之晉侯惠公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

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

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圍諡懷公故號為懷嬴

秦晉匹也何以卑我也匹敵也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有文謝之

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喻秦

賦六月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

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趙衰曰重耳拜

左傳

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一級辭

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

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為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

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托稱居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譏王蔽於匹

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其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於周晉侯夷吾卒文公定位

而後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

納重耳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

於天下羈馬羈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

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

水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投其璧

于河質信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桑泉在河

解縣東南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秦

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解縣西北辛丑

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

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戊申使

殺懷公于高粱不書亦不告也懷公奔高粱高粱在平陽楊縣西南

左傳

再發不告者言外諸侯入及呂卻畏備呂甥卻芮見殺亦皆須告乃書于策

故所偏害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

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在五年君命一宿女

即至即日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田獵女為惠公

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

也夫祛猶在披所斬文公衣袂也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

入也其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

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

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為蒲狄之人於我有何義今君即位其無蒲狄

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

若易之何辱命焉言君反齊桓已將自去不須辱君命行者甚衆豈

唯刑臣披奄人故稱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呂卻欲焚公宮三月

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

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

氏以歸秦穆公如文嬴也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

之僕新有呂卻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為之紀綱初

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頭須一日里息須豎左右小吏其出也

竊藏以逃文公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文公求納及入求見公

左傳

左傳

左傳

左傳

左傳

左傳

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
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縻之僕其
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眾矣
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言棄小怨所狄人歸季隗于
晉而請其二子二子伯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
樓嬰原屏樓二子之邑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也盾狄女叔
隗之子餘辭子餘趙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
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
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之卿

嫡妻為內子皆非此年事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推曰獻公之子
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
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
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
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
蒙欺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曰
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怨言謂上下相
蒙難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既不求之且欲令對與處
左傳 卷六

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

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借俱也遂隱而死晉侯求之

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旌表也西

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縣上鄭之人滑也滑人聽命入滑在二十師還

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堵俞彌鄭大夫王

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二子周大夫鄭伯怨惠王之

入而不與厲公爵也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

滑也怨王助衛為滑請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

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無

疏也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推恩以成義昔周公弔二

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

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邴雍曹

滕畢原鄭郟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國在榮陽京縣東北雍國在

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鄆國在始平鄆縣東邢晉應韓武之穆也

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邢城凡蔣

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南有胙亭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

成周而作詩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周厲

左傳卷六

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曰

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詩屬小雅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棣棣也鄂鄂然華外發不韡韡言韡韡以喻兄弟和睦

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鬩訟爭貌言內

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也懿美今

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器

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崇聚鄭有平

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又有厲宣之親

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

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於諸姬為近道近當

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

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

為器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

如兄弟故封建之當周公時故言其懷柔天下也

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

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

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變周召親民未忘

監轉

卷六

常棣

詩

小雅

卷六

常棣

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頹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民未忘禍其若文武何

言將廢文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二子周武之功業大夫夏

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

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狄固貪恠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婦女之志

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終猶已也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

昭公有寵於惠后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其河南縣西南有甘水惠后

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奔齊在十二年王復之在十二年

牟又通於隗氏隗氏王所立狄后王替隗氏替廢也頹叔桃

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

王御士將禦之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王曰先后其謂我何

先后惠后也誅大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飲

國人納之坎飲周地在河南鞏縣東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

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原皆采邑王出適鄭處於汜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大叔以隗氏

居于溫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十六年殺子華故好聚

鷩冠鷩鳥名聚鷩羽以爲冠非法之服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非法使

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

已其

衷身之災也表猶適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詩曹風刺

小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

伊感其子臧之謂矣詩小雅諱遺也感憂也取其自遺憂夏書曰地

平天成稱也夏書逸書地乎其化天宋及楚平宋

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

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

播焉有事祭宗廟也播祭有喪拜焉宋亞周喪王特拜謝之

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禮物事事加厚善鄭

能尊先代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

寵子帶鄙在鄭地汜鄙野也敢告叔父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

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官守王之

羣臣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二子周大夫

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叔帶

襄王同母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凶服素服降各稱不穀鄭伯與

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二子鄭大夫省官司

具器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得先君後之禮衛人將伐邢

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禮至衛大夫宋謂邢正卿國子我

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為明年滅邢傳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衛邢同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無傳五宋

蕩伯姬來逆婦無傳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

婦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宋殺其大夫無傳其事則未聞於例為大夫無罪故不稱名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言

遂明一事也子玉稱入從告葬衛文公無傳冬十有

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洮魯地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

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莒慶不稱氏未賜族

傳二十五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

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

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惡其不知耻詐以滅同姓而反

銘功於器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

諸侯莫如勤王勤納王也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

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晉文侯仇為平王使侯伯匡輔周室

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

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為吉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自以為已當此

兆故曰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德雖衰其

命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下

乾

左傳

卷六

二十五年

離上之睽三三兌下離上睽大有九三變而為睽曰吉遇公用亨

于天子之卦大有九三爻辭也二為三公而得位變而為兌兌為說得位而說故能為

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言卜筮協吉且是卦也

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

公不亦可乎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

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

晉侯辭秦師而下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果降尊下卑亦其義也

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秦師使還順流故曰下

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

温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宥助也

請隧弗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極而下曰王章也章顯王者與諸侯異未有代德而有二

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

於是始啓南陽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

呼曰蒼葛陽樊人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

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

已秋秦晉伐都都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楚闕克

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闕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商密都

別邑今南鄉丹水縣戍守也秦人適折隈入而係

與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折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折縣隈隱蔽之處係

與子儀子邊盟者掘地為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商密人懼

曰秦取析矣成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

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戍亦敗故得囚二子楚令尹子玉

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晉者秦為兵主遂圍陳納頓子于頓頓為

圍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

謀間也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

也

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

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大夫也趙衰為原

大夫狐溱為溫大夫狐溱狐毛之子衛人平莒于我十二

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鄆之役怨

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修文公之好晉侯問原

守於寺人勃鞞勃鞞披也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

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故使處原從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

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

盟于向向，莒地，甯速，衛大夫莊子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

至鄆，弗及。公逐齊師，遂至齊地，故書之。夏，齊人伐

我北鄙。先使微者伐之。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

師。公子遂，魯卿也。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姓，國今

建平，種歸縣，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

師伐齊，取穀。傳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公至自伐齊。無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茲，平時君之號。莒，夷

號，為稱。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洮，盟在齊師前也。

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

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勞齊師。使受命于

展禽。柳下惠。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

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齊敢斥尊。

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

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

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對曰：恃先王之命，

昔周公大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

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載，載也。大

職之。職，主也。大公為大。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

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率循也我敝邑用不敢

保聚用此舊盟故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

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

門襄仲滅文仲如楚乞師襄仲居東門故以為氏

不滅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

事周室可以此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

罪責而伐之楚人讓之對曰

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熊摯楚

嫡子有

疾不得嗣位故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廢其常祀而飾辭文

過秋楚成得臣鬪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成得

尹子玉也鬪宜申司馬子西也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之出也

二十乘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

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左右謂進退在已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

雍本與孝公爭立楚申公叔侯戍之為二十八年

故使居穀以備齊去穀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楚子使申叔

張本春秋左傳卷六

宋圍許公以楚昭公之

許公之千士人爲士大夫

楚昭公之千士人爲士大夫

宋圍許公以楚昭公之

宋圍許公以楚昭公之

宋圍許公以楚昭公之

宋圍許公以楚昭公之

宋圍許公以楚昭公之

宋圍許公以楚昭公之

宋圍許公以楚昭公之

宋圍許公以楚昭公之

宋圍許公以楚昭公之

宋圍許公以楚昭公之

宋圍許公以楚昭公之

宋圍許公以楚昭公之

宋圍許公以楚昭公之

宋圍許公以楚昭公之

宋圍許公以楚昭公之

宋圍許公以楚昭公之

宋圍許公以楚昭公之

宋圍許公以楚昭公之

宋圍許公以楚昭公之

宋圍許公以楚昭公之

